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記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爲輿以忠信爲輓軌以志爲御以古聖賢
爲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爲驂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
之途翱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囿而後稅
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
也乘飛軫之車御遺風之駟鄭女曼姬扶輿挾軻發
軻乎康衢柅輪乎椒丘銜觴列鼎絲管間作凡可以
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

子不爲也是二樂也不相爲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醜
異味矣念嘗讀退之朽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倚
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
里割脂田沐邑爲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克
物其中盡壞偉絕特之觀廢興相尋不一二世卒如
朽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豢富貴之佚欲
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
爲醜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
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
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爲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

子孫使其子孫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茹道德之實
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爲玩物喪志
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
將長有此樂也余君子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
爲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驚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虎頭巖記

縣城之東南有虎頭巖者昔在顯德間邑人寘像於
其中冶金鏤木爲鐘鼓以警朝昏傍有隙地可以種
藝稼穡僧之尸于此者足以衣食焉自熙寧以來傍
之地爲漁利者所奪而僧之居是巖者無以濟朝夕

遂棄而之他其後亦莫有守者故巖之左右前後薪
牧者不禁剪伐陵踐草木無有遺蘖於是巖之醜形
如張口待哺聳據于南北之隅邑人病之而未暇葺
也熙寧丁巳封內有警市人惶駭無一日安其居縣
令吳侯來始爲之還定安集之而民得復其所及賊
平閭巷父老用日者之言以謂是禍也斯巖實召之
遂聞于公請縣之僧可淳者使完葺之於是作堂於
巖腹刻木爲像以鎮之所謂均慶禪師是也復作亭
于嶺腹以待往來之游觀者落成而僧可淳者求予
文以誌之乃爲之言曰物之廢興無巨細皆有數焉

非人力之所爲也竅山川聚土石頑然無關於利害
而謂能致禍福於百里之民豈其然耶豈其然耶蓋
人之所以欲完葺于是者數實然也不然則如之何
而人樂爲之也且盜賊之興其漸固非一日矣肆凶
怙力之民慢令侮禁相視以成俗其御之也在得其
術而也使後之長是邑者皆如吳侯則彼之肆凶怙
力者方遯形隱跡之不暇尚安能病民哉使後之人
無術以御之則盜賊之興有在矣斯巖也何與焉以
步仞之墟而層軒疊徑雲煙杳靄之間巖峩巖礧乃
若繪畫遠至乎井邑之繁溪山之秀環目而盡得之

則又足爲游觀之美矣故予因書其廢興之由以示
往來者將使觀之無惑焉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九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
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
址焉薙草輦石闢地爲黌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
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
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爲我名之書其義以告居數
日予相與子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下臨康莊之衢負
城西南諸峯首尾盤厲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凡

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壘
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
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
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
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
觀游於斯者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
訾至悖義理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
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鈞穀利而已一
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剝無所
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常六七此與塵夫販父積

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銜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矣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者不以

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也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楊道真君洞記

縣城之北隅封山之麓有洞焉聞之長老言以爲楊道真君之所居也楊道真君於傳記無傳而其洞於圖經弗載是非真僞莫得而考也元祐五年歲大旱鄉人詣真君禱雨輒應予竊異之欲往游焉而未暇

越二年壬申夏四月因與二三昆弟躡履擔簦儵然
而往行近五里餘而頽崖斷塹荒翳險絕初若不可
投步捫蘿引蔓僅能至其上而呀然一室如神剗鬼
刻其中窈然莫能窺其遠近也洞之北戶有泉汪洋
汗漫意其能宅靈氣而興雲雨者有在茲乎予彷彿
久之喟然嘆曰今夫通邑大都當舟輿之會達官顯
人纓紱相屬於其間一有異境則登覽賦詠朝出乎
筆舌之端而暮傳四方矣過情之文雕繪百態詭異
而浮實者十常六七故聞風者每以未至爲恨也至
於窮山絕谷僻陋之邦縉紳游士之所不至雖有瓌

奇絕特之觀往往爲幽潛之士遜世而弗耀者擅而
有之是人也雖欲窺尋其聲光且不可得尚能顯其
所寓於戲物之顯晦其不在人乎雖然顯晦者誠
在人也而天地之美隱秀含媚於丘荒榛莽之間常
自如也夫豈有加損哉然則斯洞之無聞未足以槩
吾心也姑書其歲月以爲記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于位越明年其子以柩
歸葬于建安又明年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爲記
予爲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

菟童牧叟下逮窮髮荒蛇無知之民皆知其爲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踉蹌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王仁義之說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奇邪慢戲之物目褻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蒞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爲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閩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爲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爲邦家之光况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歸鴻閣記

縣宇西北墉之隅有廢址焉父弟不治畜豕之所游鼯狴狸鼠之所家荒堙蕪沒蔚爲穢墟予一日曳杖

躡履徜徉乎其下周覽左右洒然異之披蓁薙蔓而
嘉木茂卉連山窮谷挺芳含媚隱然四出乃取縣廡
之棄材爲閣於其上旣成肅賓而落之相與揚眉拭
目而望微雲洞開一目千里於是以歸鴻名之蓋取
昔人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客有曰異乎哉子之名
閣也始子以飛鷄名其亭殆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
今又以歸鴻名其閣爾之中無乃齷齪而受變於物
歟予警然不荅隱几而臥俄而曰噫嘻居吾語汝今
夫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明視不過
尋常踰閩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泰山之崖游崑崙

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爲小矣夫閣非
有加損也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其所以見者雖
晉矇不亡也物亦惡能變哉且鴻之冥冥乘飛雲御
冷風上闕青天子其以是爲高乎鷄之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子其以是爲卑乎是未知各適其適也
物各適其適則天池之濱猶蓬蒿也惡覩其異哉蓋
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
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怛矣又况
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
之蘊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越矣又惡足與語

天理執子方疑我之齷齪而受變子亦陋子之自枯
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唯唯而
退予顧謂二三子誌之鑲諸石

乾明寺脩造記

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余以漕檄二令于東陽有
大比丘惠康以書抵余曰乾明之爲禪寺更四代而
康始繼之棲佛之廬未完者十二雨濡風剝二閣蔽
其前尤如懸疣之在膚而翳之在目也欲完而遷之
久矣計其壞材堅甃之用費累鉅萬殆非毫聚銖積
所能爲也郡人吳某乃捐金千緡助成吾志竊惟用

力之勤而施財之厚皆不可以無述也公盍爲我記
之是年冬余在東陽罷歸過其門而環廡翼然丹楹
曲檻雕欒鏤碣渥彩焜燿如入化人之宮峙二閣于
東西序虛明深靚豁如疣抉而翳去也乃喟然嘆曰
吾州當水陸之衝舟輿之會四方游仕道閩中而過
者蓋艦相銜輻相轆矣而又山水之勝清明偉麗爲
東南之最宜有臺池園囿魁殊詭異以供賓客燕嬉
之好然而地瘠而貧故其民勤約而敦本嗇用而寡
求凡居室服器趨完而已皆不足爲美觀也比年以
來歲屢不登編戶齊民方且以艱食爲虞而康師乃

能於荐饑之時導勤約之俗厚施以成其事其中必有足以感移人者是可歎也已乃爲之書

踵息菴記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漚浮其死也冰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戚者世之羨生者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欲以引年甚者鑿丹化金餌之以祈不死厭常爲奇卒以喪者十常六七而不悟余頃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閱之喜其言無益生之祥竊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毗陵聞道士嚴奉先得衛

生之經夜臥無出入息其庶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踵者也郡人強君諭捐金結茅於其宮東廡之隅以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閒深靚不聞足音蓋欲使之離世絕俗直趨乎至道之域也周君伯忱與余游致奉先之意請名於余故以踵息名之所以勵其志卒祈於有成也強君爲之營治勤劇若此豈亦有意於斯乎

白雲菴記

廖君無隅一日過余而告曰先君得吉卜於孔山之

陽即其北域之隅結屋數楹雜蒔松桂間以奇花異卉以爲歲時展省少休之地未幾而先君歿旣襄事乃因其舊而廣之作慕堂以奉其像寘佛其旁命僧正持居之又以春暉名其軒清風名其亭以示報親誥謀之義而總名之曰白雲菴蓋取狄梁公望雲思親之意也願得一言識之可乎予告之曰君方筮仕之初而預有去親之憂用狄公之言名其菴其志遠矣然狄公當嬖臣孽后窮凶之時羅織之獄起而毒流天下亡身赤族者背項相望矣乃欲以一葦之微障江河之流魯縞之薄當燕弧朔箭之勁豈易勝哉

公獨見義必爲挺然不可回撓其忠義貫白日矣故雖一言之善亦足以垂無窮蓋其始終大節有以聳動觀聽故也使公之堅白不足而淄磷於世變則雖頃步不忘其親累千百言亦惡足以示後世哉君能追用其言而思其人慕其大節以自立則異時有望雲而思親將必猶今之視昔也君其勉之

含雲寺真師遺像記

師諱慶真姓蕭氏順興大幹人年十四棄家爲浮屠十九受具戒游江西得法於泐潭月禪師已而遍參諸方而後歸老焉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晦晨興以

偈示衆更衣坐逝越翼日用茶毗法得五色舍利以其骨葬於其寺之東南隅北菴之原以所得舍利爲塑像奉事之政和乙未予適自毗陵歸故丘其徒惟覺詣予求文爲記予與真師游非一日矣是時予尚幼方肄業爲科舉之文挾策讀書窮日夜之力爲進取計蓋未知有亡羊之憂也師每曳錫過堂下釋椎鑿而議之數矣予亦莫之省也然見其神宇泰定不以世累撓其心雖未能盡知其所有亦竊意其非凡僧也比予年加漸長知爲學之方聽其言考其所知益信其賢而予已出仕矣始恨不得相從復如昔日

也今其已矣過其廬升其堂蕭然無復有斯人也愴然興嘆者久之乃爲之書

資聖院記

將溪據閩之上游地險而隘以崇山大陵爲郭郭驚湍激流爲溝池魚稻果蔬與凡資身之具無所仰而足故五季之亂人樂居焉負城之北有寺曰橋菴者僞唐保大初僧師詰避地結茅之所也乾祐三年始以資聖名之迄今百六十有六年矣皇祐庚辰僧無我東徙不百步面通衢以便往來未克完而無我卒更五十餘年無繼之者上漏旁穿風雨弗庇崇寧四

年始命僧永璘尸之用日者之言復其故址既成不遠千里以書求文爲記政和乙未予還自毗陵居數日過其門而寢廡殿宇皆完潔無一不可喜者又作彌陀觀音勢至像而嚴飾之望之睅然金碧焜耀乃喟然嘆曰天下之事廢興豈不以人哉此有國有家者之所同也予去松楸十有四年始一歸而昔之蘖者今拱矣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而折泄者不可勝計閭巷亦蕭然非昔日也爲之愴然不能自釋者累日獨是寺煥然一新豈非居得其人哉私自念丘墓之寄舍斯人其誰宜故於其堂之四偏治一室焉寘

先人之遺像以爲歲時展省之地而璘師不予禦也異時松楸折泄之患庶幾其免乎甚矣夫吾衰久矣周流四方欲營菟裘而無易於吾之故丘者豈特昔人樂居之哉行當庇身先人之廬而歸老焉幅巾杖屨徜徉龜山之陰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此枕石漱流竊自比於舞雩之下將有日矣

養浩堂記

建城之東有寺曰開元負山之阿下臨清流之淵林壑茂密望之隱然若鼇戴而出也吾友翁行簡昔嘗燕休其中而以養浩名其所居之堂屬予爲記予嘗

論養氣之道以謂體心氣神人之所同也四者合於無則天地與我其一乎夫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理固然矣古之人負耒鼓刀而不爲汚任天下之重而不爲泰臨之以斧鉞而不吾惴豈其心獨有異於人乎哉所養素定故耳行簡自少知名於時而流落場屋晚而後中第一人固意其類墮而不自振也而其行益脩氣益完文日益工蒞官臨政無細大迎刃立解此其所養豈易量哉吾知其才必爲世用也今見其兆矣異時推其所養而羽儀於朝必有可觀者焉故予承命不辭而喜爲

之道也

婺州新城記

宣和三年盜發幫原蹂數州之地皆狼顧失守而婺女罹害尤甚天子惻然念之遴簡儒臣鎮撫茲土河南范公實被其選公至之日殘孽未殄四境之內鉦鼓之聲相聞環寇之師殆且數萬而轉輸餽餉取具焉夷傷之餘竄伏山谷還定安集無一不得其所越歲抄寇平百廢具興頑凶革心屏息聽命無敢覆出爲惡者政成治定乃顧謂僚屬曰國家承五季之亂海內分裂擅彊兵負固而不服者地相屬也獨錢氏

據有全吳首效臣順爲國屏翰垂二百年無東顧之
憂故城郭不脩士卒不鍊一夫跳梁而六州爲之暴
骨蓋承平之久吏惰而不知戒故也則城郭之不完
其可忽諸於是因其舊而新之周十里基三丈面廣
三之一而高倍之濬隍而爲池陶甃以爲堞募七邑
之夫倍其庸直因以濟其艱食其費無慮數百萬而
一毫不取於民又載食與醪時往勞之故人樂於趨
事而忘其勤焉以工計之六萬一千七百有奇經始
於九月甲戌告成於十有二月丁酉望之屹然山立
不可陵犯民吏歡欣鼓舞相與詣余而告曰昔之堦

垣廢址踐爲通衢故關無譏宵行者無禁草竊姦宄
得以自肆而人受其弊今吾民奠枕而居無異時之
患寧可不知其所自耶願紀成績以昭示于後余嘗
讀易至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後知先王爲城郭溝池之固
蓋本諸天地之義理之不可無者故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卒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六月
之詩考之文武所以治內外者其本末先後廢一不
可也故出車廢則功力缺矣今娶女之政綱條紀律
繼悉備具而又完其郭郭爲邦人無窮之賴芳猷偉

績追配南仲是宜有紀也使後之人知本末先後之序無廢前脩豈曰小補之哉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

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叅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旣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

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勸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爲祠堂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爲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尊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爲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爲之書

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枕西山之巔士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爲賊所焚知州事劉侯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綰之來也市材鳩工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轍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即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余爲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爲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爲急而不知

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爲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勦類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支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已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槩以四凶之臯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于崇宣紹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滅項而不悔剛

大之氣克塞宇宙先知之明爲時著龜非命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寘之學校使後生晚進日觀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跡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爲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剛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爲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

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爲道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主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材爲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廡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炎初爲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之所喟然嘆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

生劉壽吳元賓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年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甍增於前用人之力與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爲厲旣而邑之士蕭顛以吳侯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爲記予爲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遜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中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亦有爲者亦若是孟子嘗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爲師猶之射

者棲鵠於侯以爲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爲的則莫知孰爲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爲的耳然仁之爲仁聖之爲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爲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爲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林藪英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膺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漑其文茹其實心得而

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爲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序

楊仲遠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况餘人乎然試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寬裕溫柔者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用也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

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
自名可謂知任重矣予願以仲遠配子之名蓋將期
子於遠也夫任重而不期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
於仁乎何有然古之爲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
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
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孚其實
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爲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
人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母忽云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洵武間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

未有知其爲倒土也夢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
字倒土使子之困窮也殆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
思之意者殆天將啓予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
乎不然何神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
武易之吾子姑爲我字之以相神之惠斯亦故可之
義也予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爲之言曰夫一體之盈
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兆於彼而
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棊謀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
應天者亦求諸已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
文請字曰文伯并爲說以紀其事云

楊希旦文集序

先生諱某字希旦延平將樂人也自少以文行知名累舉不第抱負其器退老于家以詩書自娛其爲人敦朴夷易不事表襮粹然有長者之風鄉黨稱其行焉先生既歿逾十年其子循道始集其遺文數百篇屬予爲序予告之曰士以一言輕重足以信今傳後惟有德者能之予何敢當然幼嘗得侍先生閒燕其善言懿行固已飫聞習見之矣俯仰十餘年間先生之交游親友凋喪略盡能知先生所爲者漸不可得則予之素所聞見者猶當稱述顯揚之使後進者與

聞焉况其遺文焉予雖不肖其何敢辭先生詩文清切平易不以雕琢爲工覽之者亦足想見其風度云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抹弊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掇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

之域者何多邪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
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警
世勸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
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
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
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决江漢浩無津
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
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
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
文籍之弊蓋十百于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

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
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
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闕奧如古人者然則古
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
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
矣哉武陽吳子正余之畏友也博聞強識於諸子百
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
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如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
務爲辭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爲別以相
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爲贈

與陳得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信蕪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更七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至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邪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邪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

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其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邪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道之

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
達也然則聖之所以聖而賢之所以爲賢其必有在
矣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其何以求聖人哉要必
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
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墻足未踰闕而輒妄意
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於戲今之士未嘗以
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
問工言辭欲誇多鬪靡而已是惡用學爲哉彭城陳
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爲發
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言爲然也其未以爲然耶幸

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謝君詠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
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爲君
禹稷臯陶之爲臣相與都兪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
惟稽古耳况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
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
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楊子曰好書而
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
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之妍媸無逃焉

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
有能者也婁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以
其所著詠史詩合二編屬予爲序予聞謝君積十年
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溷於閭
閻阡陌之中與編戶齊民爲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
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世之老師宿儒
竝驅爭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爲人而樂爲之道也
其詩詞尤麗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田曹吳公文集序

吾郡審律先生集錄其先君遺文數百篇以書屬余

爲序田曹吾不及見其人因得誦其詩論其世稽其
行事得其所以脩之身刑之家施諸有政者爲詳焉
而後益知嘉祐治平之間澤之入人深矣當是時學
士大夫達而位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追配前
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
公之徒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公之仕
不克其志而用不究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
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偶儷應用之文
亦皆有典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自適有高

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焉審律其一也審律名儀去年以遺逸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成府審驗音律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與聞焉公姓吳諱輔字鼎臣

復古編後序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寶

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秦人以吏爲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况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爲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竝行於時雖去古浸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六十課試之科有司舉劾之令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是非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有謙中用意茲

學著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其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或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辯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有取於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爲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於字書也故爲之說以附于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竝驅爭先云

書序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于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

有九篇余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爲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而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爲帝而王之所以爲王率此道也余故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放

其君非篡也爲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矣是故堯典之書爲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夫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爲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忍而爲仁皆失是也又惡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爲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余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

足以克其任哉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奧蓋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論語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群弟子所以學於孔

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遽廬而託宿焉况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爲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已於牝牡有不知者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楊墨異同之辨起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是宜其以爲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

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
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
哉方世衰道微使楊墨之道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
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
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
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也君子之
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
也發諸身措諸用舍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
以求其理由言以觀其行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
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
也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
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常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
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沒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
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
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則其去聖浸遠矣
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

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知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余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墻庶乎可窺

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而示予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複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爲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誤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

其意忘言可也

孫先生春秋傳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况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

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得以稽其門扣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爲序以余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托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某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况其成書耶晚學後進妄以蕪詞朽鏹之非惟不足以

爲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爲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冰華先生文集序

冰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年十六七時其詩已爲名流所稱比壯游東坡蘇公之門與之方軌竝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則其推與之意至矣然公以是取重於世亦以是得罪於要權廢之終身卒以窮死公初在平江雖爲郡貳而政實在公出老奸巨滑屏氣

惕息摧伏不敢逞而善良有所怙已而爲有力者所困不得盡其所欲言者士論至今惜之而邦人之思愈久而不能忘也公雖退休益自刻厲日以詩書自娛無窮愁懟憾之氣遇事感發一見於詩故其文於詩爲多公旣沒其子詡集其遺文屬余爲序余竊謂東坡文妙天下爲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况知之之深乎則公之文固世所願見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之平生交游執友凋喪略盡晚學後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爲之因以著其出處之大略云

王卿送行詩序

皇祐二年光祿卿贈太尉王公謝事南歸在庭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都門外車數百輛自祁公而下六十有六人各賦詩以紀其行是行也蟬蛻囂塵之中而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利祿而不知止者相去遠矣昔二疏辭位而去都門供帳之盛則有之至若公卿大夫播之聲詩垂耀無窮蓋未之有也則公之歸榮於二疏有光矣然余竊怪慶曆皇祐間君臣一心收攬豪英如建厦然大而爲棟梁細而爲榑欂居楔無不盡其材者究觀六十有六人登金門上玉堂進

居宰輔者殆不可勝數公以清名重德爲時望所屬而位止列卿高才遠識獨不究其用士論所以重惜之也昔公之子通奉公嘗編集諸公送行詩爲上下二卷欲鏤板以傳未及而沒今其孫大夫始克成先志不遠數千里以書屬余爲序夫成德之後苟非子孫世有人焉而能顯揚無窮之聞者未之有也余以晚學後進雖不登公之門與聞謦欬之餘音然得諸公之詩玩味之亦足想見其風度矣昔韓退之以文名擅天下猶以詞列三王之次爲榮耀余何人哉乃獲載名諸公之間故承命不辭勉爲之書

鄒公侍郎奏議集序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粹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資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勵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

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辨明者公旣歿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炳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爲序余於公非一年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病革未及弛擔即馳往省之見其藹然僅存餘息然

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已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於戲世道相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龜山先生集卷十八

經筵講義

尚書

吉人爲善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分也舜雞鳴於谷旦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爲善惟日不足也丹朱

足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

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之亂亡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黎老

黎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於淫沉酒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罔有以故也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黎老昵比身人故臣下化而爲朋淫酒肆虐故卜化

而相滅上下相比爲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愬籲天而已夫淫酒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聞也

惟天惠民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爲之子其聰明足以乂民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蓋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

天矣天所以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
後於杞非勦絕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于萬方百姓而已謂
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
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
浮於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
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讒諛日進而法家拂士
衆所共嫉也分而爲朋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願治之
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剛毅木訥不爲儀容辭令以外驚故近仁巧言非訥
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記曰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
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則非
木訥也文之而實其德則雖或巧令未爲過矣故記
曰辭欲巧詩仲山甫則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
盡無仁也鮮而已矣然二者之不仁巧言爲甚故巧
言之詩爲傷於讒而作也蓋讒人之言常巧矣故能
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不可不

察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仁之於人無彼己之異謀之在人猶在我也謀而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非尊其所聞也口耳之學難與進德矣君子進德以忠信爲主故曾子之省其身以此夫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寒而求衣饑而求食不能自爲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先王爲之正經界而授之田制里廬

而與之居植桑麻於墻下蓄雞彘於其間使之衣帛食肉養生送死而無憾凡此皆爲人謀也若夫征求無藝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爲己私分視民之流亡凍餒而莫之恤非爲人謀而忠者也伐木之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此交朋友之道也苟無尊樂德義之誠心使賢者不獲自進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人君能以是省其身而惠德之不修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故道千乘之國以欽事而信爲先蓋不欽則下慢不信則下無適從而事卒不立矣崇寧大臣輕變祖宗故事而不能暮月守如鈔引之法是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之墻壁而民不聽以其易爲而無信故也此前日之覆轍可不監之哉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人故思愛人必先於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非所以爲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

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歛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而爲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蓋有司當稟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姦私竊橫歛而莫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古之於民春析夏因秋夷冬

隩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蜡則休老勞農君子不與功此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其時使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過則勿憚改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爲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已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爲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

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已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已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觀而善也過憚改亦不足以成德矣夫古之聖人前旒蔽明非禮勿視黻纁塞聰非禮勿聽在車則有和鸞之音行步則有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人君所以自重其身也故能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如是而物能遷之無有也中庸曰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純亦不已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蓋王之與天無二道也一於誠而已誠者忠信之成名也言而天下則之動而天下道之由是道也可不主忠

信乎一失之則天下相率而爲僞矣其禍有不可勝
言者周衰諸侯背叛至於王師傷敗失信故也然則
主忠信有天下者其可忽之哉舜曰臣作朕股肱耳
目蓋與之爲一體也則其友賢無不知已者又曰予
違汝弼汝無面從有違而臣得以弼之則過而不憚
改矣故能亮天功而成帝業此人君所宜法也末世
之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所友不如
已者耳故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所以不
聞其過而天下日入於亂也可不戒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
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
日而殯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
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
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
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
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自盡其心者至矣今夫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
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

父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
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
者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
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
則備此三者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
故五十而慕孟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爲法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
何以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
之與

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弟子端木賜字子貢
也溫煦也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良者善也生而
有之不假於外也與良知良能之良同惟君子爲能
有之恭則不侮儉則不奪遜則不爭五者之德夫豈
聲音笑貌可爲哉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晬然可見
而人樂與之也以是而求求在我也所以異乎人之
求之與夫溫良恭儉遜蓋常德也非有甚高難行之
事仲尼不爲已甚者如是而已世之人厭常不爲而

不知常德之爲貴故賢知者過之而道終不明不行矣爲天下國家者欲與之共政舍常德宜無足與也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此之謂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飽居而安亦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乎哉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爲也夫敏事則有功慎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及矣斯其所以爲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非志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爲心其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平土而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以天下爲心者蓋如此後之爲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淫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夫貧而樂非有道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非自脩者不能也故子貢以切磋琢磨言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切磋者資利器而爲之者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仁賢所謂利器也故道學如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琢磨用石以爲錯則以石治石也故自修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

人繼其志孔子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而子貢於切磋琢磨之義自得於言意之表可謂能繼其志也其知來矣其聞一以知二於斯見之也夫人君擅天下之富而有之凡海舍地負之珍畢陳於前流辟之音靡曼之色日接乎耳目苟無禮以節之則徇物而忘返雖竭天下之奉不足以厭其欲矣傷財害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富而好禮其可忽諸惟古之聖人爲能反求之於身則無倫之富萬物備焉無待於外也而禮在其中矣尚何好之足云乎人君惟能以徇物爲戒以古聖人爲法動容周旋無非禮者則上下

辨而民志定而憂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肖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為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為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臯陶為帝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為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嬖寵暱之私得以自

進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會山集

會山集

7



8